



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、中國軍網、光明網、俠客島報道，中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、改革先鋒于敏昨日在京去世，享年93歲。上個世紀60年代，氫彈技術是各個核大國的最高機密，沒有參考借鑒，中國的氫彈研究是徹底白手起家。帶頭突破氫彈原理的，正是于敏，這個中國自主培養的「國產土專家一號」。「一句囑托，許下了一生；一聲巨響，驚詫了世界；一個名字，蕩滌了人心。」這是2014年「感動中國人物」評選委員會寫給于敏院士的頒獎詞，也是對他一生的最佳凝練。

因工作內容較為特殊，在28年時間裡，于敏的名字曾是絕密，直到1988年解密。他說：「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，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。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，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。一個人的名字，早晚是要沒有的。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，便足以自慰了。」

著名「百日會戰」個個跪地研究

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，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，中國用了2年零8個月，速度世界第一。巨大的成功背後，是難以想像的艱辛——全國僅有一台每秒萬次的計算機，95%的時間算原子彈，5%留給氫彈設計。1965年9月至11月，上海。39歲的于敏帶領科研團隊來到上海華東計算所，對加強型原子彈進行優化設計。這一百多個日日夜夜，于敏經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積如山的計算紙帶，終於實現了氫彈原理突破，形成了一套從原理、材料到構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——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「百日會戰」。

氫彈成功爆炸「回去就睡了」

1967年6月17日，中國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顆氫彈，爆炸威力同于敏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。試驗成功的這一刻，于敏並沒有在現場，而是在北京守候在電話旁，他早已成竹在胸。「我這個人不大流淚，也沒有徹夜不眠，回去就睡覺了，睡得很踏實。」于敏回憶道。為了真理，他曾拍案而起。1971年，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。由於某型試驗未能達到預期效果，被軍管會定性為「理論長期脫離實際的惡果」，進而在「學習班」上對理論部橫加批判。時任理論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實驗失

敗是技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，並從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設想。

然而，這卻完全違背了軍管會定下的表態基調，在變本加厲的威逼脅迫下，一向溫文爾雅的于敏拍案而起，「我不會同意你們的說法，那是不符合科學規律的」。事後，他對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說：「順了他們的意思，的確很好過關。但那是對不起真理，經不住歷史考驗的。」

事實勝於雄辯，後來按照于敏的改進建議，實驗得到技術上的修正並實現了成功。

《出師表》引共鳴 男兒淚紛紛落

1984年的12月，新疆核試驗基地裡，天氣已降至零下三四十度，早起刷牙時，拖鞋都被凍在地上。嚴寒天氣下，在當地參加實驗的參試人員更加倍感壓力。

當時的一次討論會上，大家剛剛坐定，心有觸動的陳能寬忽然吟誦起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：「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……」在場的于敏也來了興致，一人一句地接下去，到後來，只聽于敏一個人在吟誦，「夫難平者事也！……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……」那一刻，在座所有人紛紛留下熱淚。最終，原理實驗圓滿成功，為中國中子彈技術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獲授國家獎章功勳集體共享

1999年被國家授予「兩彈一星」功勳獎章，他說這是集體的功勞，婉拒「氫彈之父」的稱謂。他說，核武器事業是龐大的系統工程，是在黨中央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，全國各兄弟單位大力協同完成的大事業。



中國氫彈之父于敏昨日在京去世 一聲巨響驚世界 滿腔赤誠報家國



特稿

在研製氫彈的過程中，于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。1969年初，因奔波於北京和大西南之間，也由於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，他的胃病日益加重。在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試驗時，他身體虛弱，走路都很困難，上台階要用手扶着腿才能慢慢地上去。熱試驗前，當于敏被同事們拉着到小山崗上看火球時，已是頭冒冷汗，臉色蒼

與死神擦身三次

白，氣喘吁吁。由於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，于敏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。

壓力勞累致休克

直到1971年10月，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，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備戰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。一天深夜，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，就喊醒了妻子。妻子見他氣喘，趕緊扶他起來。不料于敏突然

休克過去，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。後來許多人想起來都後怕，如果那晚孫玉芹不在身邊，也許他後來的一切就不存在了。

出院後，于敏願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，又奔往西北。由於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，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血，回到北京後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。在急診室輸液時，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。

與鄧稼先的暗號
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，在世界上引起轟動。1965年1月，毛澤東主席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遠景規劃設想的匯報時指出：「原子彈要有，氫彈要快。」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下達命令：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位。

牽住「牛鼻子」解決重難題

這年，于敏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。9月，38歲的于敏帶領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機研究所，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。但這種模型重量大、威力比低、聚變比低，不符合要求。于敏總結經驗，帶領科技人員又計算了一批模型，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，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。于敏高興地說：「我們到底牽住了「牛鼻子」！」

聲稱「打松鼠」暗指有突破

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使用隱語的保密電話，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。「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……打上了一只松鼠。」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：「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？」「不，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……要留做標本。……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，它身體結構特別，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，可是……我們人手不夠。」「好，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。」當年底，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，在氫彈原理研究中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，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，並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。

國產土專家 記憶力驚人

他是諾貝爾獎得主、核物理學家玻爾口中的中國「氫彈之父」；他是第一個被授予「兩彈一星」功勳獎章的科學家；他的名字曾被保密30年，直到氫

彈發射成功多年後才得以解密……他就是2014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、中國著名核物理學家、中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奠基人之一——于敏。

1926年，于敏出生在天津市一個普通百姓家庭。1944年，18歲的于敏入讀北京大學工學院，後來轉入理學院修讀物理科，鑽研理論物理。1949年，于敏本科畢業後，考取了物理學家張宗遂先生的研究生。

由於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，1955年，他被授予「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」的稱號。1956年晉陞為副研究員。

從未喝過「洋墨水」

在張宗遂、胡寧教授的指導下，1951年于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。畢業後，他被錢三強、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。這個所1950年才成立，由錢三強任所長，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長。1957年，以朝永振一郎（後獲諾貝爾物理獎）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

問，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。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們回國後，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「國產土專家一號」。「國產土專家」的稱號由此而來。

與錢學森等國外學成後毅然回國的「海歸派」不同，于敏是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，唯一未曾出國的人，彭桓武院士說：「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，沒有老師，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，他是開創性的。」

勤奮造就「最快速」

之所以能夠完成氫彈研製任務，全靠他的勤奮以及驚人的記憶力。1967年，中國完成了氫彈核爆實驗。從原子彈到氫彈，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，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。在氫彈研製過程中，于敏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，成為中國氫彈研製中的關鍵人物。

「兩彈一星」功臣僅三位健在

于敏去世後，曾於1999年獲頒「兩彈一星」功勳獎章的23名著名科學家，目前僅剩王希季、孫家棟和周光召三人健在。去年11月，有「中國核司令」之稱的著名物理學家，中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之一，程開甲院士在解放軍總醫院病逝，享年101歲。

「兩彈一星」指的是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，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，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。

1999年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「兩彈一星」功勳獎章，授予于敏、王大珩、王希季、朱光亞、孫家棟、任新民、吳自良、陳芳允、陳能寬、程開甲、彭桓武、追授王淦昌、鄧稼先、趙九章、姚桐斌、錢鏜、錢三強、郭永懷等23位為研製「兩彈一星」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。

目前健在的3名著名科學家都稱得上是學界巨擘，98歲王希季是著名空間技術專家，90歲的孫家棟是著名彈道導彈和人造衛星總體技術專家，90歲的周光召是著名理論物理和粒子物理學家。